

中国漫画主题展览亮相布鲁塞尔漫画节

以“2023中国：文化遗产中的漫画世界”为主题的中国馆展区8日正式亮相2023布鲁塞尔漫画节，向观众呈现了极具创新和文化深度的中国漫画主题展览。

除展览外，中国馆展区还呈现了不同类型的漫画艺术制作工艺，并精心策划了适合不同年龄段观众的一系列互动。展区现场还设有“拍照打卡”体验区、传统手工艺制作、漫画图书角、汉服沙龙等，观众可试穿汉服、手持精美的余杭纸伞开启花式“打卡”，感受中华文化遗产的“古意新生”。

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龚毅在开馆仪式上介绍，在为期三天的布鲁塞尔漫画节期间，中国馆将为欧洲漫画爱好者呈现诸如唐三彩烧制、二胡、琵琶、徽墨制作技艺等近十项中国传统工艺与漫画这一艺术形式的巧妙融合。麦秆画、朵云轩木版水印画、桃花坞木版年画等非遗项目将首次出现在漫画展上。

布鲁塞尔首都大区旅游局代表米查·卡佩塔诺维奇在活动现场表示，欢迎中国馆再度亮相布鲁塞尔漫画节。

比利时被誉为漫画王国，中国人所熟悉的丁丁、蓝精灵和斯皮鲁等经典卡通形象都诞生于此。自2010年起，布鲁塞尔漫画节每年举办一次，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漫画艺术家、出版商和普通观众。2023布鲁塞尔漫画节于9月8日至10日举办。

据新华社

8

从康巴人生存哲学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智慧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心境进入

寻蜀记

方象瑛：入川往返二万里

◎许永强

方象瑛(1632—1702)，字润仁，号霞庄。康熙六年(1667)，登进士。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编修，参与修《明史》。著有《健松斋集》。

1683年闰六月，方象瑛奉命典试四川。从京城到成都，再从成都到重庆。离在四川的4个月时间，赴川、还京，一路的湖光山色、风物人情，激发了方象瑛的创作热情，“山川名胜必歌咏以尽其致”。方象瑛留下了约1.1万字的《使蜀日记》，250首的《锦官集》二卷和6篇游记。

这些诗文内容宏阔，风格雄深博雅，获得时流的广泛赞赏，也代表了方象瑛诗文最高水准。同时《使蜀日记》不仅“可备一部蜀道路程耳”，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对研究清朝入蜀道路提供了参考。

少承家学，“放游历五岳”

明崇祯五年(1632年)九月初九，方象瑛出生于浙江遂安(今浙江淳安)。淳安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素有“文献名邦”的美称。或许是遂安山清水秀的滋养和浓郁人文气息的熏陶，方象瑛“幼习举业，浸淫于六经先秦唐宋大家之书”，“九岁能文，十二岁学为诗歌小赋”，十三岁社课时，作《远山净赋》，时人为之惊异，可谓少负才名。

《远山净赋》：“鸟入林以影明，树依空而素薄。似坐久以峰来，乍会心而木落。祝暮霞其缓生，听松涛之卷壑。其风舒也，秋声到席，疏影澄波，叶将黄掩，山乍白多。散幽芬于天末，寄萧萧于崇阿。恍清音其可接，托雅意于啸歌。其月至也，高峰峰明，光含石醉，夜冷仍空，宵深如媚。冰雪莹其清姿，星河澹其无翳。闲俯窗以遐瞩，欣静绿之未睡。”文章骈散结合，对仗工整，语言华美，写景状物，曲尽其妙，是一篇成熟的赋作。这样的作品

出自13岁孩子之手，确实让人惊诧。

顺治辛卯、壬辰(1651、1652年)间，方象瑛与堂兄方象瑛、同学李人如、毛际可、姜瑞若、黄凝禧等人读书语石山，分置课艺，极一时人文之盛。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七年(1660年)，方象瑛分别参加了两次乡试，均落第。康熙二年(1663年)，方象瑛再次参加乡试，中第，时年32岁。次年(1664年)，赴京师会试，落第。康熙六年(1667年)，举进士。

从这段时期方象瑛创作的诗歌内容来看，此时期的方象瑛心境平和，未因落第、闲散居家而意志消沉。诗歌中看不到哀怨、愁思。“绝去凡近晦蒙之习，而一归清远、澹逸之旨”。闲散居家，方象瑛游历四方，纵情山水，足迹遍及江苏、山东、河北、湖北、福建等地。游历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无幽不涉，无胜不穷”。所游历之地，皆有诗歌传世，“上下数千年间，山川人物有感于中，或发为诗歌，或撰为碑记铭颂”。如游庐山，方象瑛作《望庐山》：“烟蒙紫霄峰，雨没青牛嶺。五老割奇秀，山互隐现”等诗句，把庐山的奇险、峻峭描绘得淋漓尽致，大气磅礴。过黄河，感触于黄河的壮美，方象瑛作《渡黄河》，“千里奔流历巨川，神河如带接遥天”“屈注东南流大海，灌轮西北拥雄边”，把黄河的壮丽写得逼真传神。只有心中有大沟壑、大境界者，方能深刻体悟并细致描摹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康熙十三年(1674年)，方象瑛与毛际可举家避乱来到杭州。无论是登山、观海，还是游寺、访友，方象瑛都有诗篇，尤其是与毛际可、毛先舒及西陵诸子的《思古堂雅集》，更是东南诗坛的一笔宝贵财富。

典试四川，写景咏物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方象瑛奉旨任主考官，与吏部员外郎王材任典试四川。七月初一从京城出发，经河北、山西、陕西入川。

九月初二到达成都，当时的四川刚经历战乱，凋敝不堪，百废待兴。前来参加乡试的不满千人，只“幸获一卷护持”。在这样的情况下，方象瑛悉心甄录，“爱惜惟恐其失，故早夜搜阅，得士四十二人”，大半名下寒士，皆年少，有拔尽蜀士之誉。

四川自然景观众多，独具特色，方象瑛创作了40余首写景咏物抒情诗，真实记录下他在巴蜀的所见所感。刚入川境，蜀地山川的险恶让方象瑛感到惊异，他在《龙洞背》中描摹了龙洞背的险峻形势，赞叹“羌山多灵奇，策名此为最”，使人读之如临其境。《石宝驿》一诗，奇石甚，得十二韵中，诗人用比喻、夸张等手法，描摹江岸石奇绝峻峭，赞叹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的奇景“仿佛画图见，都无斧凿痕。米颠如乍遇，在拜不须论”。爱石成癖的大书画家米芾见了，一定会为之倾倒不已。在描摹、赞叹四川自然形胜的同时，方象瑛常引发感悟。描绘了瞿塘峡险峻的《瞿塘峡》，诗人联想历史上那些特险而亡的史实，从而发出“乃知特险非全策，山川岂为人争强”的感悟。

对巴蜀城市形势方象瑛也有描绘，《抵重庆府》“石拥高城俯巨流，西南形胜古渝州”。一些诗写景清新自然，如《江行》《夜泊南溪县》《望雪山》《江雨》等，其中《望雪山》写得尤为出色：“未是峨眉境，何来入座看。雪中晴亦雪，微外暑偏寒。云散千峰白，霜凝万壑丹。鳞鳞望不尽，指点是松潘。”描绘出一幅乌云散去，

千山白雪一片银白，寒霜凝树，万壑枫林醉叶流丹的画面。冷色与暖色反衬，洁白与鲜红辉映，使整个画面十分绚丽。诗趣有自注：“在威州，距会城二百余里，晓起登楼望之，九峰皆白。”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但在历经多次战乱后，人口锐减，民生凋敝。历史与现实的强烈反差，给方象瑛带来极大的冲击，他写了一些充满深厚历史感、哀悯瘠瘠的诗篇。其中五言长篇《哀川北》尤为人所称道。这首诗共64句，320字，也是方象瑛巴蜀诗歌中最长的一首。“……七日发阆州，五日远潼川。中江近千里，四顾无人烟。蓬蒿无道路，老树长原田。豺虎白昼噬，猿猴啼树间。行旅各悄悄，怵惕未敢前。停车问野老，沃土古所传。往昔全盛时，夹道多官廩。川北号陆海，民物纷喧阗。胜国当未造，献忠恣屠煎。杀人供戏乐，焚掠遍郊原。两川百万众，先后膏戈鋌。锋镝苦未歇，饥疫频颠连。青磷照梓益，白骨横巴锦……”诗人将历史上川北曾经的繁华景象与历经战乱后满目疮痍作了写实性的对比描绘，历史的辉煌与现实的残酷形成鲜明对照，字里行间透出诗人的悲悯之情。不过，方象瑛以官府的“当朝”眼光，忧患现实，渴望再造盛世。结句“十年计生聚，烟火当依然。君看昏垫后，八表乐薰弦”就体现了“清初当朝诗人”寄希望于朝政的官宦特质。

《抵保守府》《潼川州》《废墟》皆属于此类诗作。如《潼川州》：闻道潼川胜，兵戈十载余。荒榛紫靡市，废郭冷丘墟。”虽然也写自然之景，但写的是残破凋敝之景，诗人借景抒发对历经战乱后四川衰败景象的感伤。这些诗对了解清初四川社会经济状况极具价值。

一直相信一件事：作品是一个作家最靠得住的自传。

即使这作家并非三毛那样，以自己人生为主要题材，但在落笔那一刻，写下这些文字的情緒和爱恨，依然会在字里行间准确地流露出来。

因此，写作家传记，绝对离不开解析传主的作品。寇研的唐代女诗人薛涛传记《大唐孔雀》正是这样一部多方梳理考证相关史料和解析薛涛不同阶段诗作的人物传记。

然而读毕掩卷，印象最深刻的，却是薛涛的沉默。

“诗言志”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一个文人的一生是被诗文贯穿的，得意如“一日看尽长安花”，失意似“江州司马青衫湿”，无论喜怒哀乐，文人的本能是用诗文抒怀倾诉。

对于薛涛而言，自从十六岁那年作为诗名远扬的天才少女被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召入幕府侍酒赋诗，送入乐籍”开始，作诗更是她一生赖以生存的职业。

然而，在薛涛人生一些重要时刻，一些应该作诗的时刻，她却奇怪地保持了沉默，没有写下哪怕一行诗句。

早年薛涛因为得罪了韦皋被贬松州

边防军营，写下哀婉卑微的《十离诗》才得以回到幕府后不久，恰逢韦皋大军在雅州大破吐蕃，被封南康郡王，属僚们争相献诗，薛涛却没有相应的诗歌流传下来。这沉默中有的还多半是少女薛涛惊魂未定中的哀怨。薛涛后来在爱情中的沉默，则一反古代女性常见的“君为女萝草，妾作菟丝花”式的情感依赖，表现出更接近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主。

在与元稹十多年的感情纠葛中，除了感情热烈时写下的深情诗句，薛涛更多的是沉默，元稹另娶官门闺秀裴氏后，寇研发现：“从此，薛涛的诗作中不再有《秋泉》《牡丹》《江边》这类直白地诉说相思的诗歌，也不再有了《柳絮》这样直陈委屈的诗作。”白居易赠诗劝她对元稹死心，她全无回应，依然沉默。直到元稹去世，早年寄元稹诗中有“闺阁不知戎马事，月高还上望夫楼”这般以夫妇自况的缠绵诗句的薛涛，却没有悼念元稹的片言只语留下。

铁钗生在《我与地坛》中的一段话，也许可以借来解读薛涛此时的沉默：“要是有些事我没说，你以为是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

薛涛的另一次沉默，则更加耐人寻味。那是被奉养在西川节度使幕府长达32年的一只孔雀死去，孔雀之死成为蜀地诗坛的一件盛事，一票诗人纷纷写诗悼念，作为和西川节度使幕府深有渊源，自身更曾被众多文人与这只孔雀相提并论的薛涛，在自己的诗歌里，对孔雀的死却只字未提。

除了写诗，她一生的另一项成就是创制了“薛涛笺”，亦曾写下“总向红笺写自随”“泪湿红笺怨别离”这些诗句，然而这次，红笺上一片空白，全无片言只语。空白的薛涛笺上，是千年前一位唐朝女文青的心事。千年后的这本《大唐孔雀》，

是另一位女文青寇研从浩繁史料中东鳞西爪的文字和无字处读出的锦绣文章为丹青，工笔描绘出的一幅大唐女诗人薛涛的人生画卷。

作家张大春曾说：“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现实去纯粹客观地看历史。每一个历史的读者或者说读历史材料的人都用他自己的现实观或者后天形成的世界观来体察历史。”《大唐孔雀》也不例外，作者以明确的当代独立女性视角来解读薛涛的生平，着力描述的，是在坎坷和绝境中体悟到的人生智慧，她竭尽全力掌控自己人生的努力，她慷慨陈词不让须眉的诗句。

在作者自序里，作者寇研说起自己对薛涛的情感，用了“极为崇敬”这种级别的词语，令她崇敬的不是诗句，而是一个有才华的女子身披枷锁倾尽全力打造的整个人生。

什么样的人生呢？引用书中的一段总结性描述：“薛涛前半生的际遇，可以说与很多才女没有两样，才貌双全，经历坎坷，遇人不淑，爱情无望。但薛涛人生最耀眼的篇章是在她30岁以后。她侨居浣花溪畔，制笺、写诗，既是节度使幕府酒宴的常客，也是众多文人雅集争相宴请的贵宾。韦皋时期，众多文人的诗歌意象中，都将薛涛与韦皋奉养的孔雀相提并论，一句话，在西川节度使幕府这个男性精英的集结地，男人们想要薛涛扮演的就是孔雀一样的角色：开屏、卖卖萌。但薛涛在默然的坚守中，悄然反转了这一角色，实现了从幕府交际花到幕僚的转型……与薛涛齐名的唐朝女诗人，还有李冶、鱼玄机，但唯有薛涛收获了人生的圆满。”

成就这圆满的，是薛涛的诗才、视界、智慧、独立，以及自尊自持的沉默，就像亦舒笔下最推崇的人物品质：永不抱怨，亦不解释。记得曾在某处读到过五个字，至今不忘，读毕这本《大唐孔雀》掩卷之时，这五个字又重上心头：美丽的沉默。

这沉默里的千言万语，有心人才听得懂。

诗书影话

孔雀的沉默

◎商臻

风雅意趣

汉时玉蝉喻重生

◎王家年

玉蝉，自汉代以来，以蝉的羽化比喻人能重生。把蝉佩于身上表示高洁。

古代含在死者口中的葬玉，多刻为蝉形，故名“玉蝉”。蝉，取其清高，饮露不食，《史记屈原传》：“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污垢。”《说文》：“蜕，蛇蝉所解皮也。”玉作蝉形，似是借蝉的生理习性赋予死者特定的意义，意即人死后，不食和饮露，脱胎于浊秽污垢之外，不沾污泥浊水，这是战国以来死者含玉蝉的用意。

玉含蝉，汉代流行的作为用于丧葬的一个种类，以为它能为生者避邪，为死者护尸，甚至食之可以成仙得道。当时社会环境的不断改变，促使玉器的防治，宗教意义为之大增，方士又竭力提倡玉的神秘和力量，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人的一种心理过程，不可避免地掺入了包括避邪在内的封建迷信的内容。盛行用玉雕琢的具有护符意义的玉含蝉，被看成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体，成为“人与神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结”。死人含蝉，表示其肉身虽死，只是外壳脱离尘世，心灵未必死去，不过作为一种蜕变而已。

蝉在古人的心目中地位很高，向来被视为纯洁、清高、通灵的象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又赋予蝉更多的含义。如以一玉蝉佩在腰间，谐音“腰缠万贯”，以一蝉伏卧在树叶上，定名为“金枝玉叶”，也有人将佩挂在胸前的玉蝉取名为“一鸣惊人”。

玉蝉分为三种：1、冠蝉，用于帽饰，无穿眼；2、佩蝉，顶端有对穿眼；3、含蝉，在死者口中压舌，刀法简单，没有穿眼。

汉代玉蝉刀法简练，粗犷有力，刀刀见锋，称“汉八刀”。蝉形比战国时期薄而大，重视玉料选材，玉色以白为上。表面琢磨得平整洁净，线条挺秀，尖端见锋，锋芒锐利，边缘像刀切一样，没有崩裂和毛刀出现，尾部的尖锋有扎手的感觉。线条以直线为多，有的呈弧线，但都是两线交错而成。玉蝉呈平头形的，以西汉中早期的作品为多，圆头形的以西汉中晚期的作品为多。西汉中晚期玉蝉的眼珠多跳出轮廓外，尾部的横线表示具有伸缩功能的皮纹，以4至7条为多见。汉代玉蝉除少数尺寸略大，头上有穿孔的属佩饰玉外，基本上都是用作口含的葬玉。西汉玉蝉多用新疆白玉、青玉雕成，质地很好。蝉身雕成正菱形，形象简明概括，头翼腹用粗阴线刻画，寥寥数刀即成。蝉背部双翼左右对称，如脚叶状。汉代玉蝉造型规整，变化较少。

宋代以后的蝉多作为佩饰。明代玉蝉有薄片状和圆雕两种，多用粉皮青玉制作。明代玉蝉的纹饰线条雕工粗又深，双翅雕得较薄，腹部厚；翅部不光有脉纹，还有无数的小圆点，好似透明的一般；蝉腿有许多细小的腿毛，这是明代常用的做法，阴线刻得很密。在蝉的背面采用单撇刀法，使两翅与腹部分开，两翼张开，腹部凸起，增加立体感。清代玉蝉有圆身蝉和片状蝉。清代玉蝉是写真手法与仿古纹饰同用，用料讲究，纹饰分布稀疏明朗，线条多用阳纹线来雕刻，这是清代的特征。清代玉蝉刻画特别精致，眼睛细长，翅有脉纹，足爪屈曲，具有很强的装饰性。清朝乾隆时玉蝉制作用料特别严格，精雕细琢，一丝不苟，蝉身有回纹、勾云纹装饰。

扫一扫 更精彩



甘孜日报
GANZI DAILY

康巴周末
康巴传媒

甘孜发布